

汉诗

Chinese Poetry 丛书

2010.5 (总第十一期)

说不清白

武汉出版社

汉诗

Chinese Poetry W
2000.3.1984-1.21

说不清白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诗. 第11辑, 说不清白 / 邓一光主编.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30-5268-0

I. ①汉… II. ①邓…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4018号

汉 诗

出品人 彭小华

出版 武汉出版社

社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 430015

电话 (027) 8560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主办单位 武汉市文联文学院

编辑 《汉诗》编辑部 E-mail: hanpoem@163.com

电话 (027) 82616672

编辑部地址 武汉市解放公园路44号 邮政编码: 430019

印刷 武汉精伦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 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叶延滨 邓一光

陈汉桥 吴思敬 董宏猷

韩作荣

汉 诗

出品人 彭小华

主 编 邓一光

执行主编 张执浩

编 辑 小 引

李以亮

编 务 万启静

责任编辑 张建平

艺术总监 阮争翔

美术设计 杜 娟

根号二 书籍设计工作室

00-140-331-0808

法律顾问 金 岩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当博尔赫斯认定镜子的唯一功能在于“繁殖”时，他一定想到了语言的命运也大抵如此，不然他不会那么简省地运笔。二者的差异在于，镜子忠诚地复制着真实形象，而语言则繁殖出若干南辕北辙、歧义丛生的不肖子孙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说不清白”可能是人类在这个世上必须经受的最为尴尬，也最为真实的处境。因为说不清白，所以想说清楚，于是，越说越说不清白——在这个循环往复的欲望漩涡里，言说的意义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下来，语言也由此变得晦暗不明。

说不清白是宿命，说清楚了是偶然。为了摆脱宿命，我们借助各种知识去接近我们的所思、所感、所闻和所见，并由此让我们的阐释系统日臻完善，可到头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上能被我们说清楚的事情是那么少，而且还将越来越少。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艺术展现出了她的能力和魅力，诗歌尤其如此。

所谓诗人，其实是这样一种人：在思想（感觉，包括见闻）与言说之间，他（她）是最为统一的人。想到，看见，然后说出。诗人与诗人的差距仅仅在于言说的准确性，因为世界尽管神秘，但并不深奥，任何一个常识被恰到好处地指认出来，都能使人惊心动魄。诗人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缩短思想与言说的距离，在混沌、嘈杂的生活现场，一次次划亮火柴或者闪电。

如是，说不清白就不再是沉默的借口，而是我们不愿再沉默的理由了。

开卷诗人

Open Page

余笑忠 作品

章 凯 作品

编者的话

开卷诗人
CONTENTS

余笑忠 作品
章 凯 作品

诗选本
CONTENTS

宋 雨 哑 石 张 羞 宋 尾 东荡子 叶小青 李晓水 格 式
白 月 杨 略 而 戈 李志勇 老 六 游 离 小 抄 纪 尘
谷 禾 寒 阳 李建明 斑 马 叶 来 盘妙彬 陈东东 沈浩波
叶 辉

台湾中生代
诗人小辑
CONTENTS

零 雨 黄 梁 孙维民 阿 芒

诗人故事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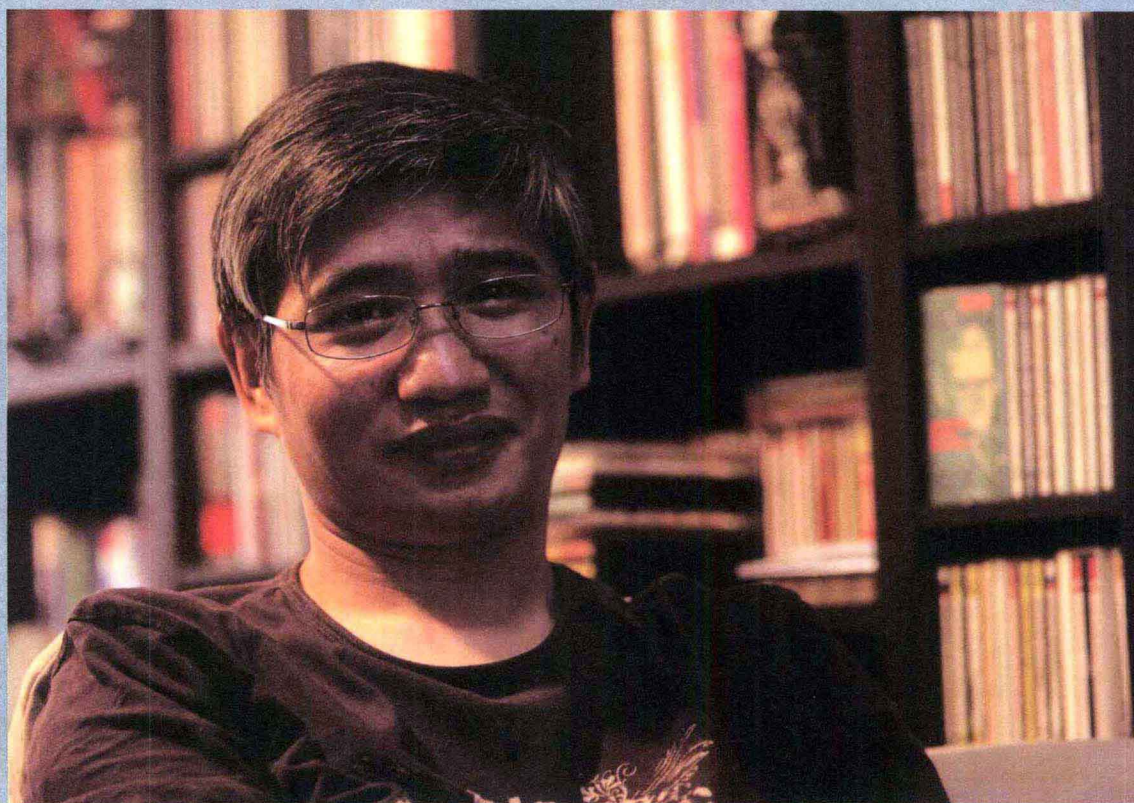
朵 渔 随笔二则

外国诗坛
CONTENTS

哈 金 访谈/诗选 明迪 译

经典美文
CONTENTS

野 夫 风住尘香花已尽



余笑忠作品

余笑忠的诗厚重丰满又不失灵动机巧，既有激进的现代性气质，也有古典的“没落贵族”的心态，这是大境界。他的诗有悲剧的基调，喜剧的妥协，成功地在传统和现代，新与旧之间搭建了一条顺畅的沟通渠道。在他的诗中，平淡的故事，日常的小快乐都是有趣且伟大的，这似乎有点像攒钱，余笑忠像攒钱一样积攒生活，并不是为了日后拿出来炫耀，而是为了不让诗在失忆中陷入精神贫困。

（小 引）

在我们周围，不乏这样或那样的诗人，但一直很少让人真正心生敬意的诗人，而余笑忠，作为我的同代诗人，令人尊敬。他长久以来的写作，沉潜而大器。他的诗具有一种“德性”——懂得真正的谦卑、爱和悲悯。他的诗艺体现出长期修炼的结果，个人经验和日常性在他的诗歌里获得了审美与道德的超越性，远远脱离了当下诗风流弊所及的琐碎、逼仄、低级趣味和不痛不痒。

（李以亮）

余笑忠的写作成就了这么一个事实：一个优秀的诗人除了具有诚实、智慧、谦卑等品质外，首先他（她）应该是一个富有耐心的人。正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地磨砺，余笑忠以近乎完美的诗歌技艺让汉语诗歌在他那里再一次获得了荣光。给诗歌以尊严，就是尊重自我。对于笑忠，我惟有致敬。

（张执浩）

仰望

有时，你会手洗自己的衣服
你晾出来的衣服
滴着水

因为有风，水不是滴在固定的地方
因为有风，我更容易随之波动

我想象你穿上它们的样子
有时也会想，你什么都不穿

那时，你属于水
你是源头
而我不能通过暴涨的浊流想象你

那时，你属于黄昏后的灯光
我可以躺下和你说话
而倾盆大雨向我浇灌

从来如此：大雨从天上来，高过
我，和你

凝神

这一刻我想起我的母亲，我想起年轻的她
把我放进摇篮里

那是劳作的间隙
她轻轻摇晃我，她一遍遍哼着我的奶名

我看到
我的母亲对着那些兴冲冲喊她出去的人
又是摇头、又是摆手

清明日大雨

先人散居，分此山彼山
后人雨中奔走浑身湿透
鞭炮喑哑了，香火不成灰烬了
护林员暗喜：今日当高枕无忧

梨花带雨，春衫沉重
我死之后旧情有望复萌
但不能是这一河黑水、一地黑沙
鸡犬叫嚷：要回就回小国家

一年之间

那里，园丁曾将芭蕉齐齐锯倒
只剩下洋葱一样的截面，历历在目的
相互拥抱

但是太神速了：从它萌芽开始，到现在已高出我们
似乎这个春天打在它身上的雨不是雨
撒满它身上的阳光不是照临我们的阳光
太神速了：它们没日没夜，要和竹笋
一决高下

将小板凳置于芭蕉之下
有流萤可扑，有繁星可数
有蛛丝被一头撞上，肉眼难以明察
有夜鸟绕树，仿佛去年的亡灵，如今
只有这一个，回到故土

乱石安静了，被巨兽用于磨牙的乱石
毫无悔意的巨兽，向吐出的乱石
投掷樱桃、鸡蛋、鞋子
我们所有的书被它轻轻扒向一边
那么多散落的册页，雨中瑟瑟发抖，如蛛丝

太神速了，这芭蕉超过我们描摹的速度
拳拳之心。绿色小火炬。空无一芯。它不问
风从何处来，雨从何处来，它不问蚊蝇
从何处来，我们背诵的箴言
从何处来——

“白鹭，你要回到我们的河边……”

洱海小夜曲

在云南我算什么
一个异乡人，匆匆过客
在苍山之下、洱海之滨，我想停下来
和一个姑娘一起，在她家三楼的露台上
看水天之间的月亮

看月亮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美的
月亮
在云南你不可轻信天气预报
你不可轻信那来历不明的翡翠
但你不能不相信，那是你
从未见过的月亮

在那么美的月亮下我算什么
我不能说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是我老母亲的长子
她把子女们比作
一窝鸟，现在有的在北边，有的在南边
而她哪儿都去不了
她会和我们一样，举头
看看月亮

在那么美的月光下，小金花
你会换上一身干干净净的衣裳

露台上踱步、啄食的鸟儿都飞走了，它们
有的来自南方，有的来自北方

玉龙雪山

“从黑龙潭可以看到的雪峰
就是远方的玉龙雪山。现在
它被云雾罩住了”。纳西兄弟阿杰转过身来
告诉我们

我来自多湖的省份
平心而论，对黑龙潭并无多大兴趣
无非是清泉、小桥、亭榭
惟有这里的柳树，高大、健壮
我故乡的柳树，好像只是它
儿时穿过的小鞋

有人在林中练声，只是
太野蛮：他立志向某个地方攀爬，似乎
要在那里索回自己的童年……
他越是奋力，我越是忍不住
暗自发笑。我喜欢云南的小个头马
除了它们，别的高头大马
还去不了青藏高原

我对它的眺望纯属徒劳——远方
玉龙雪山，雾中隐而不见

束河留别

我们就要走了。这是生平第一次
和一棵苹果树
相距那么近

在苹果树下吃着简单的午餐
行色匆匆的我们，居然来不及要上
几杯酒

苹果树旁，有我熟悉的石榴
落花如此鲜艳
有我新识的蔓陀罗，悬垂之花，背对青天

我当然记得这样的话：哪怕明天
就是世界末日，今天，我还是
要给我的苹果树浇水

为什么眼前会浮现祭台上的苹果
为什么会记起某个深陷绝境的犹太人
今天，真实的苹果是青涩的

真实的苹果树，真实的枝枝叶叶
有蜜蜂，也有苍蝇，嚶嚶嗡嗡
有燕子和麻雀，各回自己的巢穴

有人借上帝之口，说燕子和麻雀互不混同
以比喻南非的白人和黑人
欧洲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
中东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而他们吃完了苹果还要葡萄
吃完了葡萄还要美酒、佳人
兴许，还要背诵诗歌，还要
拥抱、互道珍重，一如我们就要分别……

亲近的诗人

饥肠辘辘，从冰箱里找出一根黄瓜
边吃边读，读一个早天者的诗
依然食而知味

刚才电闪雷鸣，或许，雨下在别的地方
现在，这里天气晴朗
凉台晾衣架上的衣服竞相摇摆
风掠过我的耳边

孩童欢叫，表明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其他玩伴
狗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在这片住宅楼里，只有孤独的狗才吠叫
当它们
在草坪上相聚时，都低头沉浸于
幸福的默认中……这是我
突然想对我正在阅读的诗人说的
而他，也许正受着饥渴之苦，要我分给他
半根黄瓜

海上日出

匆匆梳洗后，你的头发是湿的
风，依然尝试分开它们，从发丛中
分出发丝，从发丝中
分出昨天尘土飞扬的道路，和今天的
第一缕霞光

从时间的深处，翻飞的海鸟
掠过我们的大船
我习惯于如此肯定地说：我们，我们的
坚定如高蹈的朝阳

远方的海面上，太阳盖下金印
那无人可掌的金印——其下
是激荡的、幸运的信众，而我们
离它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像两块旧手表
机械，不可信，相互否认
而看着它依然锒亮
我们就心满意足

晨光中的你，看起来有点黑
你慢慢咬着的苹果，一次次
被你一口咬定的苹果
似乎天然站在你那一边
而我再也不能去碰它

看海

我只能到达海边，看到的
只是海水，而不是
胸怀天空的大海

那些被淘洗过亿万次的细沙
那些牡蛎壳，那些唾液一样的泡沫
那些岸上的鱼，圆睁的死亡的独眼

双膝挂彩的孩子
叉着腰站在海水里喊道：来吧
往我的伤口上洒盐——
他要以一声豪言壮语
获取与心中的巨人称兄道弟的快感

必须到达大海的另一边，才算看到
我们的大海，星空下的大海
月亮如孤独的刺绣女，睡意昏沉
我们慈悲的小妹妹，有时她会说
你的金身是假的
你自制的小冰块，自己咀嚼好了

“一个男人在树下睡觉……”

“一个男人在树下睡觉。一只核桃落在他头上
他说：幸亏落在我头上的不是南瓜，要不然
我死定了。”

我跟着影片中的阿富汗小男孩念，念

佛在耻辱中倒塌。落在佛像身上的
不是南瓜、核桃，是佛未曾见识之物
在处处抱持同归于尽的快意，重磅炸弹
给千年佛像致命一击

欢呼声来自据守废墟和洞窟的那些男孩
他们玩战争游戏，先是扮演塔利班
后来扮演反恐的美国大兵
他们以象征手法变换手中的利器

核桃会不会摇身一变
南瓜会不会摇身一变
佛像沦为瓦砾，瓦砾沦为
孩子们俯拾即是子弹

寄身于高楼之间，这里没有人在树下睡觉
没有人像释迦牟尼，在树下长久地冥想
一只蝴蝶从窗前飞过，高过树杪
高过我们灰色的楼群……，它高飞是为了什么

一只蝴蝶之后，是蜜蜂
是若有若无的雨丝……，我乐于在窗前
向你复述偶然所见：半空中的小斑点
一如你身上的小斑点

而忘却
南瓜与核桃之比较
枪炮与针眼之比较
他人的不幸与你我之比较